

麒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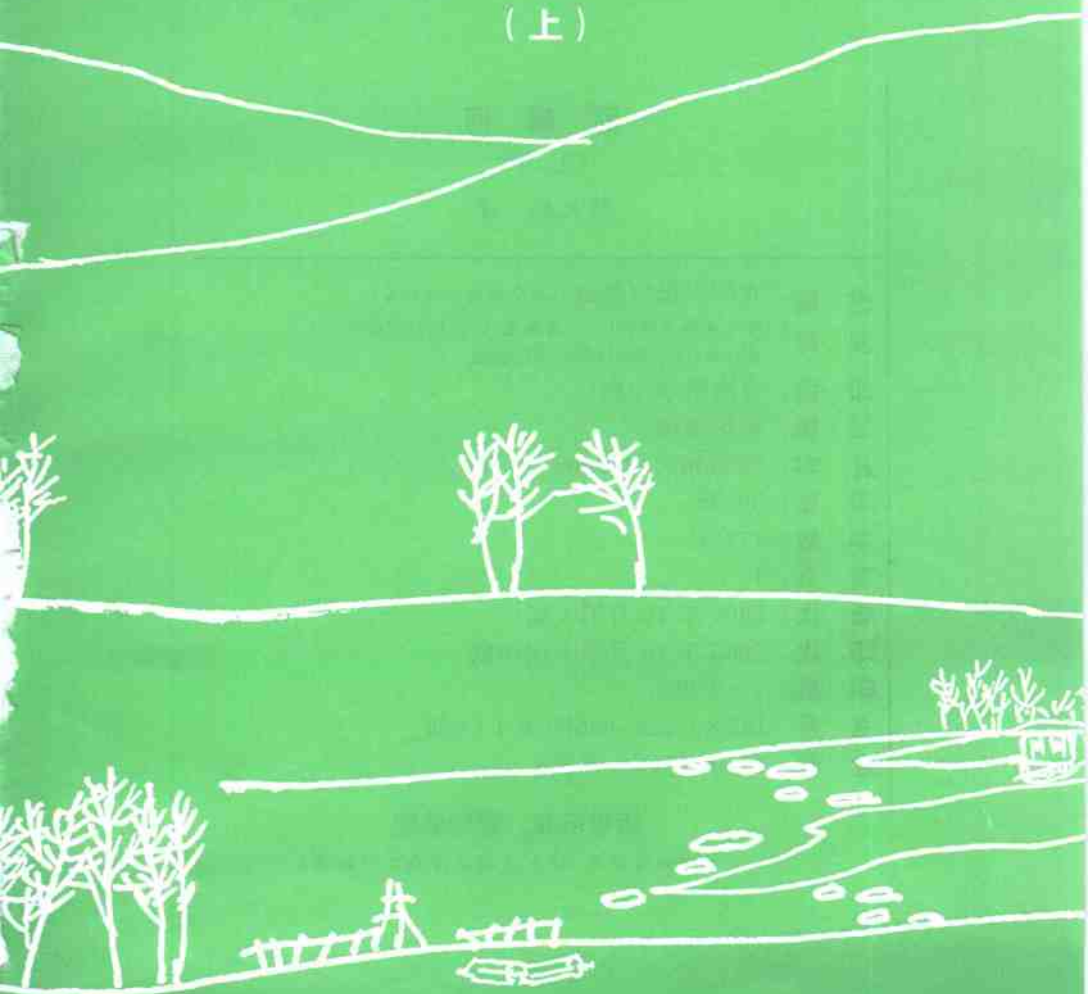
陈元魁
著



上

麒麟河

(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麒麟河/陈元魁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5. 9

ISBN 7-225-02696-8

I. 麒...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0887 号

麒麟河

(上、下)

陈元魁 著

出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10号)
发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6143426
 发行部(0971)6143516 6123221
印刷: 青海新华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印张: 30.25
字数: 777 千
插页: 1
版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书号: ISBN 7-225-02696-8/I·490
定价: 5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陈元魁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像

摄于2004年5月

只剩三了。这两天得把烟膏和果子买回来。听说烟膏也涨价了。灵灵百支要是清音做八盘，没有的果不成。”

丁芳说：“我的娘叔人^只请三卷三婢。二卷二婢的^四婢都别请。平^凡不^及幼，

灵灵的百支跑去邀她们，不说是我们不能把她们空下，还说是跑去要利折了。宁可错过

去，她们要问起来，就说灵灵的百支随便过了一下，没敢惊动她们。你的~~朋友~~只清

最好的几位。席面不做八盘做六碗。这样即免了姐姐的心事，花费也少。”^东东德不再强

调什么，又说：“还得预备下去法幢寿还急的^品款。你^抽空把七尺好缎子，^请人把

款上的字儿写好，^我灵灵百支^过去，我们就去寿上还急。你着薛许下的愿心，不^还。”

序

跨世纪的 2000 年,由西宁市文联主办的《雪莲》文学杂志再度创刊。陈元魁先生送来了他的长篇小说《麒麟河》文稿。此前这部长篇小说曾在省内其他文学期刊或报纸上选登过部分章节,但不过是只节片章,难以对《麒麟河》窥斑知豹,也难以了却元魁先生向河湟父老乡亲及文学界的一腔耿耿情怀。《雪莲》编辑部接稿后,认为《麒麟河》是一部反映河湟地区本土文化难得的好作品,决定连载。

《麒麟河》连载的几年里,通过读者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出现了期盼《雪莲》快出刊,每期多载,甚至索要全稿的阅读需求。此后,这种需求日见扩大,对《麒麟河》的议论逐渐地多起来,有的读者还在书店里寻找成书。可以说,这部著作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在此基础上,《雪莲》编辑部于 2002 年 9 月,主持召开了由文学理论界和编者、读者、作者参加的长篇小说《麒麟河》创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赞赏和中肯的指正,围绕该作就文学创作的艺术性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促使作者对自己的创作进行认真审度并着手修改。在以后的修改中,作者于增删之间,更多地注入了来自生活和人情的感悟,使作品更加细腻,更加富有情感。在对方言风情与文学性的取舍上,作者则难以舍弃对河湟这一方水土的热恋,坚持己见地保留了丰富的方言和风土人情。

君子度其生观其世,不同于衣食者何也,惟其感悟。感而欲彰,悟而可铭。作者以心为笔,以泪作墨,耗时八秋,四易其稿,酿成八十余万字,所赖者何?这首先来自于他的感悟。西宁这个地方,地殊也不

殊，人殊也不殊，习殊也不殊；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岁月，都这么过来了。但元魁先生是文人，是本土作家，他有感悟。在他眼里，西宁这个地方的山山水水很特殊，人也很特殊，民俗也很特殊。《麒麟河》所描写的这些城市里的平民和农村的平民们，在不经意中，经历了由解放至改革开放之间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生活观念的变化。元魁先生的心灵被他和他的父辈们的生活经历压迫着，逼迫着他思考，逼迫着他感悟。他不能让这些看似一瞬却又漫长、看似模糊却又清晰的历史场景流逝过去。必须把它们写下来，否则，他就不得解脱，就难以成为一名有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本土作家。

《麒麟河》的难能之处，应当在于它的平常的文心，平常百姓的平常事，虽不比改朝换代的历史变革那样波澜壮阔，虽不比血火煎熬的战争场面那样慑人心魄，虽不比顶天立地的英雄那样可歌可泣，虽不比风花雪月的爱情那样撩人心扉，但它平常得使人亲切。《麒麟河》在平常百姓平常生活的描述中，让人感悟到隐隐的人生愉悦和痛楚，让人们体察到人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和命运的轨迹。凡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来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从《麒麟河》里找到自家的影子。

《麒麟河》的可贵之处，应当在于它的新创。京人写京事如《茶馆》、《骆驼祥子》等那就多了，他地方的人写他地方的事也不胜枚举，而遑人以这样大的部头写遑事，称得上是开创性的巨制，绝非投机文场的谀时之作，所以可贵。从作品的时限上看，演绎了四十年左右；从作品的环境上看，摄取了西宁城市和乡村的全景；从作品的社会背景上看，贯穿了解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事件，以及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的生活、思想、情感变化；从作品的功利上看，揭示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演化，原有的东西会被新生的东西所替代，人们往往会为失去的东西而伤痛，而真正可伤痛的，则是我们钟爱失去的东西而没有接受新生的东西。

在当今文学情势下，元魁先生以他不薄的文学天赋和生活积累，僻安一隅，静下心来，无暇应宠时味，自哭自笑地写了一部《麒麟河》。

如今付梓，自认为了却了一番心愿，算是给家乡父老和青海文坛有了一个交代，这不过是作者纯朴的初始期望。其实何止于此，《麒麟河》在青海文学历史上，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历史上开河树碑的意义，更能令人欣慰。

我读过一些书，但不会写书，原本轮不上由我作序。但因了《麒麟河》与《雪莲》的这一段情缘，元魁先生执意嘱之，盛情难却之下写了这些话，且以充序。

方中元
甲申年立秋日

引 子

岁月悠悠梦悠悠。

历来，西宁市民们对梦有着这样的理解：梦见一畦青菜，一垅麦田，一条清溪，一匹奔马……都当作康乐吉祥的兆示，喜形于色地告诉别人，共同分享美好梦境带来的乐趣。甚至梦见粪便棺材，也认为是发财的兆头，在被窝里欣慰多时。几乎每天都有人在自家炕头上，饭桌边，街道一角，茶园躺椅上给别人慢声细语叙说自己头天晚上做下的好梦，而后沉入美好的憧憬，等待幸运降临。

西宁人害怕并忌讳的，是那些恐怖的、不祥的梦：蜘蛛，旋风，屋梁断裂，门牙脱落……这样的梦也会不断地搅扰着这个那个居民的心绪，让他们数天之内惊恐焦虑，心神不定，提心吊胆等待着某种应验。

毕竟，历年来这些形形色色的梦想只在这个或那个居民的心里无端地产生和默默地消化。西宁城内外居民的生活，像四方四正的砖包土城，在时光的冲淘和磨蚀中顽强地挺立着，默默地踞守着，不曾被哪个轻烟一样虚无缥缈的梦想震动、摇撼、改变。

不料，甲申年春二月头，西宁城所有的居民被一个风传的梦惊扰，举城骚动，惶惶不安。据说，二月二龙抬头这天深夜，凤凰山下麒麟河畔朱家塔院的住持袁缈玄做了一梦，梦见自南而北清清亮亮注入湟水的麒麟河先是浊浪滔天，冲毁两岸数千亩良田，数百间民居，芸芸众生被浊浪卷没……接着，河水干涸，两岸百花凋零，草木枯萎，田野龟裂，蛇蝎横行……

传闻像二月的黄风，弥漫在西宁的大街小巷，角角落落。居民们面面相觑。袁缈玄的梦，谁能轻视？谁敢轻视？

袁缈玄，俗称袁道，道号明发，道教北派混元龙门正宗二十代传人，道行高深，行踪玄虚。寅时在南川纵深麒麟河源头的南佛山打坐，卯时却在城北土楼观中念经。关于袁道奇异行踪的种种传闻中，西宁居民们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有这样一例：

有日，省主席路遇袁道，邀去公馆小坐，羊肉面片款待。袁道赞叹面片做得精巧味美，细嚼慢咽吃完两碗，又将两碗倒入宽大袍袖，扬长而去。饭后省主席乘卧车去兰州议事，见袁道在兰州五泉山下游荡。袁道向主席作揖说，一路行来，午前在公馆吃的两碗面片已经消化，唇齿间余香不绝，诱他馋涎欲滴。向路边茶摊讨两空碗，抖动袍袖，面片如雪片涌出袖口倾满大碗，冒着袅袅香气……

袁道的梦，因袁道在居民心目中的地位而风传全城，人们私下议论、猜测，进而疑虑恐慌，这梦，兆示着什么呢？

被袁道梦搅起的旋涡还没有平息，西宁城又发生一起意外事故：甘露寺旁吴常氏的十一岁独子吴环环，清明扎了一只风筝，伙同三四顽童上城墙试放，快活忘形，失足栽下城墙毙命。这吴常氏七年前丧夫，苦挣苦做拉扯儿子指望老有依靠，哪知中途落此下场。吴常氏肝肠寸断，每日去城头哭祭亡儿，悲惨哭声飘下城墙，揪扯着全城居民的心，不得安宁。保长甲长劝阻无效，请求政府派兵把守上城通道，还全城居民一个清静。吴常氏受阻，便去政府门口跪哭，任人百般劝阻不肯收场。政府烦其搅扰，撤去守城兵士，让吴常氏自便。

于是那绝望悲凉的哭声又断断续续从城头飘下，像一张无形的网，罩住了全城居民的心，搅扰着居民们亘古以来庸常但平静的生活……

第一章

临产的丁芳坐在炕上，把目光从睡熟的二女儿身上移开，透过掩窗玻璃望着空静的院落，等待婆婆从茅房出来。婆婆抽鸦片内燥，上茅房拿着板凳，少说要蹲一个时辰。往日，丁芳随时叫大女儿勤伶去茅房守望，生怕婆婆蹲久了双腿麻木站立不稳发生意外。今天，勤伶跟随父亲去街上采办她坐月子需要的物品，她身上不爽快懒得动弹，就希望婆婆快点从茅房出来，免得让她悬心。

四月的阳光亮晃晃洒满庭院，灰白的地面上扩散着暖烘烘的太阳味儿。四只粉蝶先后从东房顶上飞过来，相互追逐嬉戏，在院子里上上下下翩翩飞舞，其中一只落在北房台沿的青砖上，耀眼的翅膀一张一合扇了两下，又飞起来，追赶飞过南墙的三个伙伴。丁芳望着空静的院落，不禁想起，近几日这个时刻从城头上传来的哭声，今天怎么消失了？是吴常氏哭够了？哭干了眼泪？还是……连续数天被吴常氏的哭声搅扰，丁芳心里不得安宁，希望吴常氏尽快结束这种没完没了的哭嚎。今天没有哭声传来，倒让丁芳觉得少了点什么，心里空落落的，有一种模糊的担忧，是不是吴常氏悲伤过度出了意外？

有人从房上走过，踩踏得房皮吱嘎作响，尘土沙啦啦落在仰尘上。又是谁家的小孩在房上顽皮，别又不当心失足从房檐墙头栽下来。丁芳挪动沉重的身子下炕，打算去院里给房上顽皮的孩子提醒几句，正巧丈夫回来了，站在当院仰头对房上说：“你在房上作什么？”

“找鸽子。”一个耳熟的声音。

“快下来，房上能这么大踏步走吗？把房皮踏坏了。”东方德严肃

着脸色向房上摆手。

“鸽子就在隔院墙头上，抓住就下来。”

东方德进房，把买来的红枣、红糖放在南隔间条桌上，对丁芳说：“米家老二越来越没出息了，整日只想着耍鸽子。”

丁芳浅笑一下。东方德问丁芳笑什么，丁芳说：“想起你当年上房找鸽子的情景。”

东方德也笑了。

丁芳说：“今日没听见城头上有哭声，我疑心连着哭了这些日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看见婆婆从茅房出来，喊道：“勤伶，你奶奶出来了，快去扶住，蹲了这么长时间，腿一定蹲麻了。”随父亲回来在院里玩耍的勤伶跑过去把奶奶扶进房来，扶奶奶炕沿上坐好，勤伶蹲在脚前给奶奶捶腿。

丁芳对丈夫说：“你去城头上看看吧，倘若出了事，没人管，太孽障了。”

“去城头上看什么？”婆婆扫视儿子儿媳。

东方德说：“今日没听见吴常氏哭声，丁芳疑心吴常氏出了什么意外。”

“去看看也对，没日没夜哭了这些日子，说不定哩。”老奶奶见儿子坐着，没有动身的样子，催促道：“要去早去，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也隐儿了。”

东方德瞅一眼钱桌上的座钟，出去了。

东方德走出大门，快步走过县门街，拐向南行，看见飞檐翘角的南门城楼，步子迟缓下来，心想，是吴常氏哭了这多日，渐渐悔过，自觉再哭没有意思，今日没上城墙？想着，停住脚步欲要回身，却见城楼东侧一箭远的方向有几只黑鹰在低空盘旋，禁不住又迈动步子向南行走。倘或真在城头，出了意外，我孤单单一人上去，怎么处置？又停住步子，望着那忽高忽低驾风乘气的几只黑鹰，有了主意：不如先去吴常氏小叔子家，叫他一同去看个究竟，有吴家人同去，凡事由他们

做主，少点麻烦。于是返身快步朝大十字方向行走。吴常氏小叔子吴秉业是见面点头的交情，说生不生，说熟不熟。一次酒场邂逅，然后把沉醉的吴秉业顺路送回家里，知道他住在雷鸣寺街中段二间坐北面南的铺堂子里。深入雷鸣寺街，老远看见铺堂门板严严实实关着。走近，门上吊着一把双簧铁锁，隔壁铜匠铺里却叮当叮当敲得动听。东方德望着铁锁呆立片时，心想近邻的铜匠必定知晓吴秉业的来龙去脉，倘或是临时出门，不妨等候片时。走上铜匠铺台，看见鬓发花白的铜匠垂首猫腰蹲在砧子一旁，挥舞一柄桦木榔头敲打一块一尺见方的紫红铜皮。手边地上，排放着锉子、剪刀、尺子等多种工具。身后，左边一张锤痕斑驳的木制平台，右边一张铁面焊台，焊炉一角放着盛装焊药、铜渣、硼砂的铁罐。铺堂靠里挨墙一个本色木架阁，竖格里摆着几把紫铜火壶，六七只黄铜酒嘴子。横格里排放着数十只大小不等的铜灯、净水盅以及别的一些碎小铜器。架阁一角地上立放着一对宝瓶，一对尖布产（藏语，意为经幢），一套日达科目（藏语，意为吉祥法轮），黄灿灿地等候那些裹着紫红袈裟的买主。

感觉有人走上铺台，铜匠抬起头，眯眼瞄了一阵，左手扶着后腰立起身子，笑着说：“今日吹什么风，把东方少爷吹来了。”

东方德纳闷：“你……认得我？”仔细端详铜匠面孔，有点面熟，却想不起哪儿见过。

“怎么不认得！前年李炉院给三儿子娶媳妇，我们在一张桌上吃席，划过拳，不记得了？”

“哦！看我，眼粗得认不出了。”

“什么眼粗！你们人贵重，心里装的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把我们手艺人不放在心里吧？”铜匠的语气凌厉，脸上却分明是友善的笑意。

“着实是眼粗，叫你多心了。”东方德心里有事，不想磨闲嘴。指一下左壁铺堂，说道，“吴秉业家锁着门，你知道去哪了？”

“一连几日都是清早出门，天黑才回来。看那出出进进急手急脚的样子，像是有什么紧要事儿，你寻他有事？”

东方德简要说明来意。

铜匠听了，弯腰把敲平的紫铜皮提起来，哗哗啦啦地铺放在平台上，一左一右卡量了几下，操起剪刀咔嚓咔嚓剪起来，边剪边说：“照这几天的样子，你是等不来的。即便等来了，他也不会跟你去。听人说，吴承业在的时候，兄弟两个就不怎么和睦。后来分了家，吴秉业搬住我隔壁这七八年，年头节下没见他们走动。前一阵，吴常氏被兵挡住上不了城头，跑到政府门上跪哭，任谁也劝不住。迫于街坊邻居们规劝，小叔子去劝嫂子节哀，被嫂子斥骂了一顿。小叔子回家来还气鼓鼓的，说：由她嚎去！嚎死了落个清静！你想，叔嫂闹得这么僵，亲朋好友都没法说和，外人能说和吗？以我说……”铜匠把眼对准东方德，却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东方德领会，铜匠欲说又罢，是想劝他少管闲事，又不忍冷了他一片热肠。他呢，也着实为难，管吧，分明是把不疼的手指往磨眼里塞。不管吧，母亲同丁芳在家里等候结果。他从铜匠铺退出来，边走边想是否有更妥贴的办法。从杠房铺门前走过，心里豁然明朗起来。

杠房掌柜坐在铺堂口条凳上，手里捧着银制水烟瓶，正用签子挑挖烟嘴内的烟屎，东方德简要说明缘由，掌柜鼓腮吹一下烟嘴，插入底座，说：“你这是行善干好，我该出人帮衬一下。不巧得很，昨日总甲来，派下今年的差役，伏头领着几个轿夫去罗家湾营盘当差了。我怕有顾主，临时叫来几个背背儿在这里顶着。他们嫌这里太闲，说趁着农闲进城寻点零碎活儿挣几个钱儿使唤，这么闲呆着，可惜了大好光阴，声明去大十字等活儿，如果这里有顾主，去唤他们。只剩一个懒动的在后院晒太阳，你要不嫌人少，把他叫去吧。”

“这……”东方德原想引发掌柜的恻隐之心，无偿指派几人帮他一把。此刻听来，竟成了非分之想。“把这个背背儿叫去，得付他多少力钱？”

“随你，多少给他几角，不给怕是叫不走的。”向铺堂后门唤一声，一个二十多岁、刚刚剃成光头的壮实青年应声从角门走进来。听了掌

柜吩咐，似有几分不乐意，却从铺堂一角拣了一根抬杠，一条绳索，跟随东方德离开了杠房铺。

上城通道在城门西侧三官庙内。两人缓步走上城头，惊起十几只乌鸦，扑啦啦向南城壕外的大豁牙方向飞去。两人绕过城楼，一眼看见吴常氏靠着箭垛坐在向阳一角，聚精会神在敞开的衣裤上捉虱。东方德刹住步子，悬吊的心落回肚里，却又觉得无端地受了某种愚弄。这时，听见动静的吴常氏抬起头来，见城楼一侧立着两个男人，慌忙裹紧衣裤，惊恐地看着两人缓步走来，“哇”地一声干嚎起来，用袖口擦着无泪的眼睛。东方德在离吴常氏五步远的地方站住，思谋该用怎样的话语，才能劝她止住这种分明是装假的干嚎，随他下城。不及想得周全，却见吴常氏干嚎着双手拄地站起来，扶在垛口稳住摇晃的身子，朝东走了几步，昂头望着虚空，双手举过头顶做着拉扯的动作，半嚎着说：“起来了！起来了！”

东方德判断吴常氏的动作，想到他儿子放风筝失足栽下城墙毙命，说：“大概是比划放风筝的动作，说风筝起来了。”

光头青年说：“刚才好好的，看见我们又成了这样子，怕是装疯卖傻吧？”扯一下东方德衣襟，“走吧，一个疯婆娘，不管比管的好。”

东方德心里想：真要是见了我们装疯，实在可恶。可要是真疯狂着，这么冲冲撞撞满城头乱走乱喊，不留心失足又从城头栽下去，怎么是好！便对光头青年说：“管她真疯假疯，我们俩既然来了，该把她想法弄下去，免得再出差错。”提高声音朝吴常氏喊道：“吴常氏，我们今日听不到你的哭声，怕你出了什么意外，上城来看看，你不要害怕，跟我们下城，我送你回家去。”

吴常氏稍微停了一下，接着又扬臂踢脚地喊叫起来：“起来了！马褂起来了！”

东方德明白软来不行，给光头青年一个眼色，光头青年把抬杠绳索交给东方德，健步上前，从侧面抱住吴常氏，向后拉扯。吴常氏干嚎着挣扎，哪能脱得，任凭光头青年铁钳似的臂力，雄豹似的脚劲，索拖

拖如同拖拉一只病羊，将吴常氏拖过城楼，拖下城来，任她撕发抓脸地嚎吼，不作理会。

到了城脚，吴常氏停住干嚎，明明白白地瞅着东方德说：“我一个妇道人家，你们这样拖拉着上街，羞死人哩，快松手！我个家回家去。”

东方德严肃着脸色说：“你答应我，安安静静回家去，不再上城头胡闹，我就叫他松手。”

吴常氏没有答话，眼神却分明顺服了东方德的规劝，东方德自知这样拖拉着上街，不成体统，示意光头青年松手。

吴常氏理一下头发、衣襟，狠劲瞅一眼光头青年，碎步走出三官庙，向北风行而去。东方德给光头青年付了三角钱，分手回家。

东方德走后，一家人迫切等他回来，好知道吴常氏的吉凶。等到日头偏西，不见东方德回来。丁芳估计城头上没有什么意外，丈夫回家路上被朋友拉去喝酒。老奶奶等得不耐烦，责骂儿子贪酒，媳妇眼看要生养，他出去却不及时回来。

饭吃了一一半，东方德回来了，显得疲惫不堪。一家人攥开饭碗围上来询问究竟，东方德长嘘一口气，把经过数说一遍，末了说：“只怪我们心小，凡事只往坏处想，不承想倒给自己添了麻烦。”

“真是没深浅的婆娘，早知她是这样子，由她想死想活地闹去，省下我们一份心思。”老奶奶说着端起碗，响亮地喝了一口汤。

丁芳说：“真疯也好，假疯也好，总比死在城头上强。想她由着性子闹了这么久，任谁劝解都不听，最终把个家弄得没意思起来。这次回家，总该安静了。”

饭后，勤伶去厨房洗锅。老奶奶、东方德夫妇又说了些同情怜惜吴常氏的话，老奶奶打哈欠流鼻涕，自去北头炕上抽烟。丁芳对男人说：“肚子里有动静，估摸今晚要生，是把老娘婆叫来等着，还是临养再去叫？”东方德想了想，说：“现在叫来吧，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便出去请老娘婆。

“少奶奶少奶奶！”一阵高声亮嗓的喊叫，走进一个二十几岁的女